

□ 黄明光

忆省委书记到忠诚

1985年初春的一天,我时任榕江县忠诚区公所区长,在区里上班。早上约9点过钟,办公室一位干部急匆匆跑到我办公室,告知,楼下操场有几个车子,有些干部在下面,我正要起身下楼看看,这时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侯在二楼楼梯口与我碰个对面,他跟我说,省委书记来忠诚视察工作,在楼下操场上。我赶紧喊上区委书记杨秀文同志一同下楼。

在操场上,见到几个身材高大,穿着整齐,精神抖擞的干部站在操场坪上讲话。我们到后,县委书记文胜良把杨秀文书记和我一一介绍给省里领导,同时也把领导介绍给我们。文胜良书记拉着秀文书记和我的手指着省领导说:这是省委书记朱厚泽书记,这是秘书吴廷述。还介绍了省里几个农村工作部门的领导。文胜良书记接着说,朱书记专程到忠诚来看望你们,并了解一些工作情况。介绍毕,朱厚泽书记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接着,大家一起来



到区委办公楼三楼小会议室。坐定后,县委书记说明了朱书记的来意,主要是了解当前农村工作情况和春耕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情况,想听听忠诚的发展情况。秀文书记示意我来汇报。我想,在这种省、县委书记在场的场合,我来汇报不太合适,表示还是由区委书记汇报更好。于是杨秀文书记作了全区工作汇报,朱书记、文书记不时插话问话,了解更深的情况,我也有些机会帮秀文书记一把,作了补充汇报和回答

□ 赵文新

井,一枚乡思的印

家乡的井像一枚印,常常扣在梦的扉页上。

“一字四十八个头,中间有水不外流。”小的时候,在水井边、在洗衣声和嬉笑声中,我们说着有关井的谜语。老家门前的井,犹如刻在我身上的胎痕,随着岁月的流逝,清晰地生长着,早已融进了血脉中。

对着我家门口有一眼水井,每天早晨上学,晨光熹微中看一眼嵌在石板中的井,一层水汽融着明媚在心中弥漫;放学回家,夕阳余晖中看一眼水井,一抹雾霭飘荡着烘托出乡村的恬淡。我家小院种了许多菜,用井水浇灌出来的菜都水灵灵、甜滋滋的。嫩绿的黄瓜泡在新打上的井水里,拿上一条咬起来嘎嘣脆,清香四溢,十足的享受。

印象最深的是,夏天我们小孩在街上跳皮筋,跳得热了、渴了,就找水喝。有个大孩子学着大人的样子,用打水杆的铁钩去井里蘸水,我们张着嘴等着钩子上滴下的水珠。那小小的一滴,如雨露甘霖,润泽懵懂的心田,觉得世界上最好喝的东西就是这眼井水,咂摸了许久。这件事被父母知道了,后怕很久,不断告诫我们,小孩不能离井口近,更不能去打水,六七米



今年“五一”节长假,朋友邀请我们夫妇到昆明游玩。我的高中班主任黄宗德老师也住在昆明。上一次与黄老师见面是十年前,他们夫妇从昆明来母校凯里一中参加校庆,我们师生三十七个同学请黄老师夫妇欢聚。十年没有见到黄老师了,也没有通信联系。这次到昆明不由得想起黄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时,高中时代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想起黄老师和蔼善帅气与风趣幽默的笑容,带领我们学工学农的难忘岁月。

黄宗德老师是上海人,身材高大,瓜子脸,帅气端庄,一口上海腔普通话。196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黔东南州教育局教研室工作,1969年任凯里一中任教务主任,1982年任凯里师范副校长,1986年任昆明市五中党支部书记,2000年退休。

1973年秋季新学期,黄宗德老师当我们凯里一中高二(1)班班主任,化学教师。那时高中学制两年,他虽然只当了我们的两年班主任,同学们对他的印象极为深刻,每次同学聚会都会想念他。

我们高中阶段正值“文革”后期,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那时候的高中教育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上课没有什么压力,作业很少,一个学期只考试一次,不公布考试成绩,不排名次。大学不招生,高中毕业后绝大部分同学上山下乡当知青。同学之间基本没有贫富差距,穿着朴实,每学期三元学杂费。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比较保守、腼腆,很少说话交流。学校每个学期都要安排一个月时间,由班主任带队组织学生下农村、进工厂开展学工学农活动。

同学们对黄老师印象最深刻的是带领我们学工学农的日子。高一秋季开学不久,黄老师就带领全班五十名同学到原凯里县格冲公社的苗族村寨格冲生产队参加一个月秋收劳动。白天他带领我们和苗族

深的井呢。

最热闹的是黄昏时候,踩着夕阳从地里回来的人拉着马、毛驴到井台饮水。一桶桶井水倒在方形的圆形的石槽中,牲口们咚咚饱喝一顿,喝完抬头一望,拉长声音叫唤几声,惬意地跟着主人回家。平时不饮牲口的时候,邻家的大婶们就用井台旁的石槽洗衣服。打上几桶水,倒在石槽中,用毛巾堵上出水口,就成了一个大洗衣盆,在石槽边上搓衣,洗得又快又干净。蹭蹭的搓衣声中说着今年的收成啦,孩子的情况啦,做饭新花样啦,欢笑声传出很远很远。我们小孩则在旁边修水道,用洗完衣服的水,各自开路,看看谁的水路长,谁就像获胜一样兴奋不已。有时还放上纸船,在水道上弯弯曲曲流向快乐的地方。童年缺少玩具,但不缺少快乐,身边的一切都可以像玩具一样带来想象和满足。

那时候,在水井旁上演着老百姓的凡人趣事。村里有一个盲哥哥,摸摸索索到井台打水,未曾近前,听到洗衣人的说笑声,就亲热而准确地叫大娘、嫂子的,叫得甜甜的,像亲的一样。她们感叹着,多好的孩子,可惜了……我们顺着大人们的叹息看他,他睁着鼓鼓的大眼睛,却蒙着一层白膜,无法看到他的眼神。他打水和其他人一样,找到几米长木杆头处的铁钩,把水桶挂在钩子上,将木杆顺进井里,手转木杆,水桶在井里倾斜,打上水,然后双手一把一把倒着杆,将满满一桶水提了上来。他怎么那样熟练?分明和其他人一样啊!我们很好奇,问他打水干什么?他笑眯眯告诉我们,编炕席,编小筐的篾子都用水泡。他说得我们更奇怪了,他眼睛那样,还能干这些活儿?洗衣服的人听出我们的困惑,纷纷告诉,盲哥哥心灵手巧,编的炕席还有连年有余的图案呢!他还

我的班主任黄老师

杨光新

社员一起打谷子、收苞谷,还要安排我们每天两餐伙食;晚上,和我们同学一起住在公社粮库里面打通铺睡觉,照顾我们的生活和安全,摸爬滚打在一起,犹如慈父般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学生。

高二的秋季,黄老师又带领我们班到三十多里远的学农基地格冲公社樱桃寨开荒山,种苞谷一个月。学校在半山腰修建了一栋两层楼的木房子,女同学住楼上,男同学住楼下。房子外面修了一间简单的厨房,一二百平方米泥巴平地。白天,黄老师带领我们上山开荒,晚上组织排练文艺节目。那个年代一年半载难得吃一次肉,开荒种地劳动强度大,为了给我们增加营养,黄老师到村里买了一条狗给我们改善生活。胆子较大的几个男同学用木棍把狗打死,烧开水拔毛破肚,清炖狗肉。每人分得一碗香喷喷的狗肉,大家兴高采烈地过年似的,那个场景四十多年过去了,仍然记忆犹新。劳动结束前夜,我们班同樱桃寨苗族群众举行文艺联欢晚会,黄老师带头表演节目,同学们表演舞蹈、合唱、诗歌朗诵、山东快板、相声,最后黄老师和同学们与苗族青年男女手拉手跳芦笙舞,欢声笑语,山寨沸腾了。晚会结束后,黄老师手举火把,走在弯弯曲曲的田埂小道返回驻地,照亮前进的道路,给我们指引光明。

高二春季学期,黄老师带领我们到凯里水轮机厂学工一个月,跟着工人师傅学习翻砂、机床车工、电工技能,同工人师傅一起上班下班。黄老师每天还要清点学生人数,有同学生病了,黄老师就带去看病,照顾

了领导们的一些提问,使汇报更圆满一些。听后,看表情领导还算满意。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能讲清工作,的确也算我们心中有数,因为我们经常在基层跑,平时就掌握了全区的基本情况。在汇报中,我们还向朱书记、文书记提出了忠诚目前遇到的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农民缺少化肥,需省州县多给点指标供应忠诚。现在忠诚出现农民拦路拦车要化肥的情况,请领导们关注忠诚之事;二是忠诚农民的西瓜卖不出去,烂在田里,甚至农民气得砸烂西瓜出气。朱书记听后,很是震惊,当即指示随同的省农村工作部门的同志,抓紧落实忠诚提出的这些农民存在的问题。后来县委文书记对此事也是高度关注,并逐一解决,解除了群众的后顾之忧。

听完汇报后,朱书记一行要求到农户家看一看。我们把区农牧站的同志叫来一同前往,先看了忠诚大队4小队、5小队的几户人家,听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最后来到6队一农户家,这家是养猪专业户,有几十头猪存栏,户主汇报说,现正遇猪瘟,死了几头;农牧站的同志也补充汇报忠诚养猪专业户的情况。朱书记对在忠诚的调研得到的真实信息,极为重视,指示在场的同志们,农民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很高,要支持和鼓励他们,出现的问题和困难,要抓紧解决,让他们有信心,有决心发展下去,不要

让他们灰心。

看了几家后,已近中午时分,回到区公所,他们驱车直回榕江县城。

多年后,2001年中央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我时任黔东南州政协副主席,作为省委派驻黔东南活动的督导组总组长,按省委的安排交流到黔南搞交叉督查。在黔南州我又遇到了曾任朱厚泽书记秘书的吴廷述同志,那时他已调任黔南州委副书记,负责此次督查活动的具体工作,在黔南期间全由他安排我们的督查工作和几天的全程陪同。其间,我与吴廷述副书记也谈到了我们十几年前在榕江忠诚的见面,十分亲切。我俩都先后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是系友关系,同出师教,交谈起来十分亲切,还说我们在领导身边工作学到很多知识和工作作风。

此事已过去多年,朱厚泽书记后调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县委文胜良书记后来也调任州教育学院书记。

后来,这两位领导都先后离我们而去,每每记起他们到忠诚大队,看望群众,关心农村基层的工作,心里便升起一股感激和崇敬之情。更为他们虽身居高位而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轻车简从,不发通知,随到随听,随到随看,为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和实际问题的工作作风而钦佩不已,这种作风在继续影响我们一代一代后继者。



红军桥

江水湍急,长夜漫漫,
坚固的木桥承载信仰过河。

汹涌的寒流从后面追来,
黑云压城,希望紧握在枪杆子里面。

敌人的炮弹在桥边爆炸,
只不过是艰难岁月为红军绽放的礼花。

迎着弹雨,老百姓加入修桥的队伍,
手与手相连,筑起炸不垮的军民之桥。

铁钉深入桥板,真理深得民心,
横卧江上的红军桥,挺拔成民族的脊梁。

□ 张路

总有一些脚步会 抵达黎明

从愚公的故乡出发
拍拍太行和王屋二山的肩头
穿越5200米海拔的坚硬
举手加额 荡胸层云
10000里延伸的天路
雪域般铺展而来……

大河两岸
钢花飞舞 潮涌的脚步
千层麦浪漫过秋天的家园
凌云的羽翼横空天外
奔月的嫦娥
从此 彻夜不眠……

光芒照临大地
巨轮劈波斩浪
一条条时光隧道
合拢海洋的蓝色码头
以天眼的气魄
叩开浩瀚的无限星空

高擎火炬
燎原疾风骤雨
一切尘埃与阴霾
于嘹亮号角里纷纷瓦解
那雨后的彩虹
在百鸟的鸣唱中升腾绚烂

从刀耕火种到移山填海
从结绳记事到人工智能
从跋涉跬步到一日千里
从三线建设到大国复兴
没有哪一种艰难困苦阻挡得了
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

以心为旗
怀揣蓬勃的理想
热血挥洒
矢志不移
在漫漫的征程上
总有一些脚步会抵达黎明……



会干很多活儿,编筐、编篓、扎笤帚、搭炕……我们听了觉得很神奇,莫非喝了这井水浑身都是灵气呀?

在井水旁,我们还常常看到一个人,每当洗衣人多的时候,他都要凑过去聊几句。走的时候,不忘从口袋里掏出火勺(家乡的一种小吃,和烧饼相似),摸了又摸。那时候,村里人经常吃玉米面贴饼子,黑面窝头。白面火勺虽然3分钱一个,但仍然是乡村的奢侈品,过年吃的点心一样是稀有食品,需要到县城买。有人说他一年就那一个火勺,见人拿出来炫耀一番,转过身又放回口袋;有人说他穷

得娶不上媳妇,用火勺充门面。

在井水旁目睹乡村的生活,感受真实朴实的民风,我在慢慢长大。后来家里打了压水机,再后来安上自来水,那哗哗流淌的水很便捷,但总觉得门口的井水清冽甘甜,回味无穷。当我到县城读书、工作的时候,那口井被盖上石板,成为历史的标本。

我家门前的井,印在童年的长卷里,鲜明美好;井水,如同一串珍珠,挂在童年的窗棂上,晶莹闪烁。记忆生发出来的浓郁的乡情,蛰伏在心底柔软的地方,每到静谧的晚间,犹如夜幕中的星星,闪着明净的光,温暖着客居他乡的时光。

毕业那天,学校在大礼堂举办全校六个毕业班毕业典礼聚餐会,同学们对黄老师依依不舍,纷纷拿着笔记本请黄老师题字留言。黄老师在我的笔记本写道: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这句留言一直激励我在工作事业上不断进步,至今还保存着。

得到昆明,我打通黄老师的电话,听到他熟悉的声音,81高龄的黄老师声音还是那么亲切,清脆有力。我激动地说:“黄老师,我到昆明了,想去看看你和师母,请你们吃饭。”

黄老师高兴地说:“杨光新啊,好久不见了,我也很想你,欢迎你到家里来做客,我把住址告诉你,明天我下楼来接你。”

很巧,黄老师家就在我朋友家对面大街两站公交车路程的地方。第二天上午,我们夫妇在朋友带领下,买了一些水果去西山区“花都花园”黄老师家。他还特意把儿子、女儿叫来跟我们见面。黄老师夫妇身体较好,仍然健谈。退休后,夫妇两人开车到全国各地旅游、摄影。前几年,黄老师由于脚痛,走路有点困难,就待在家里养花、养金鱼、上网。

我们聊了凯里的老人,凯里的往事,凯里的变化。我打微信视频给不在场的几个同学,他们与黄老师视频相互问候;还把与黄老师见面的视频和图片发到高中同学微信群,把黄老师加入同学微信群里。同学们看见微信很高兴,纷纷向黄老师问好,祝福他健康长寿。

中午,原本我想请黄老师一家吃饭,黄老师却不同意,他说:“客随主便。你来看我已经很高兴了,哪能让你请客,以后我去凯里你再请我。”

他让儿子开车带我们去附近商业中心“年华”餐厅吃午饭。师母点了一大桌菜,鸡鸭鱼肉虾齐全。

黄老师还像当年那样热情好客,和葛友善,幽默健谈。